

焦氏類林
三





焦氏類林

(三)

焦竑輯

焦氏類林卷之五上

豪爽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子孔叢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扣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西京雜記

索勸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武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汪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勸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譟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水經注

馬援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新息侯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謝承後漢書

馬實曰。幸生盛明之世。免輒瓦之資。託爲丈夫。當建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同上

吳郡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拔劍斫水。罵伍胥。風濤得濟。同上

陳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尙歌之。水經注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曹景宗旣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鸞。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晉載記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爲怪。卽命登舟。舟移而風自息。三十國春秋李苗志尙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宗慤荅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椎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驢。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斌初爲道人。有才辯。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尙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祿簾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問名敍勳。僧

正那得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座屬目。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爲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於樂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悅。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槩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卽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歎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鐙。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豈異人意也。

李白見元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穀。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碑。贈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

裴寬尙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命屈之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贖之。客亦不讓。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幽閒
鼓吹

歌者袁絢。嘗從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任達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桓譚新論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及。病無藥石之儲。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東方朔爲郎。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飲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皆以爲狂。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十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按西京雜記。楊王孫名貴。史失其名。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懣卽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吳志

鄭泉嗜酒。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阮嗣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魏氏春秋

阮籍嗜酒荒放。露頂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

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王隱晉書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木形骸遨遊一世名士傳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謝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伎攜持游肆王坦之嘗以書規之安荅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以自娛耳若潔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爲人宋明帝文章志

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權輿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朏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頌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己。無愧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絕。

劉含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

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慙停閨閣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颺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履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吾嘗嘗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邱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更索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皆脫車

輪更留一宿

邢邵脫略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常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無功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爲大樂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遂棄官去。

韓朝宗爲山南采訪使。謂孟浩然間代清律。真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追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王士源浩然集序

裴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晉公

遺語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

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馬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伎樂殆以百數。所得月俸。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右補闕正己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爲注籍供職。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間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子瞻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凄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邪。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卽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

此可爲一笑。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冷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歎以爲真謫仙人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寢覺卽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漫枕神仙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蜚都則又蒙騰浩森而不思覺也

寵禮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旣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說苑

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國語

董仲綬知爲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珪璧之敬論衡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揚子雲之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帝嘗謂祭彤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謝承後漢書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目。考驗楚王瑛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掾。陳留書舊傳

馮豹拜尙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范曄漢書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卽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

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分坐。

河南尹羊陟。知壹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旣入。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白玉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所以治獲之者。萬方時有加減。權爲慘蹙。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壁瞻之。見少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敕令。錄吳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

羊元敬嘗詣謝混。謝拂席易衣。然後見之。時康樂在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